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七十四回 小琴官獨佔花魁 美玉兒細談根底

話說寶琴官等六人，由京中來投五官。卻好小儒，王蘭亦在叢桂山莊，見琴官面若朝花，身如弱柳，覺眉宇間有一股秀色包含在內。徐齡官年齒與琴官彷彿，真乃眼凝秋水，眉蹙春山，腮邊兩個微渦，不言自笑，生成的柔情媚態，令人相對心蕩神馳。再見蘭官，春官，鬆兒等三人，各有姣妙，不分軒輊。六人中惟玉兒年紀最小，另具一種憨稚之氣，使人可愛可憐。小儒、王蘭兩人不約而同，一齊暗暗叫好道：「他們真不愧六豔之稱，難得天生尤物，聚在一起。」

五官即問琴官道：「你們好好的在京中領班，也很下得去，圓何約齊了到南京來，做什麼呢？」玉兒便插口道：「柳哥哥，你不知道我們那個怪物師父進了京麼？他來的時候，又想我們到他的班子裡去，是我執意不行。誰知他記了仇恨，又團了一班人，叫做什麼小福慶。我最恨京裡那些人，沒有開過眼兒，說什麼小福慶而今要壓倒六豔堂了。我聽得怪愜氣的，便攬撥著琴官等人，前來投你。柳哥哥，我想到處總可安身，難不成離了京中，我們就沒有飯吃麼？我最性急的，你柳哥哥可肯收留我們麼？你說一句兒，我聽著好放心。」人眾見玉兒說得爽快有趣，不禁都笑了起來。

琴官忙止住玉兒道：「隨便什麼話，你總要插嘴，只圖你說得快活，可知柳哥哥還沒有懂呢！」遂將始末根由，及他們出京的來意，細細對五官說了一遍。玉兒又在旁拍手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也這麼說呀！不過你說的婉轉些，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兒。」五官聽琴官說完，沉吟了半晌，遂笑對小儒道：「我們這園子裡空屋甚多，不如將他們留下，再團幾個人，做個內班。嗣後各府裡有了喜慶事，就可不到外邊叫班子去。你看可使得麼？」

王蘭不待小儒開口，即先自叫好道：「很使得，你沒有說著，我就想到這裡。連他們的住處，我都想下了，最好在奪豔樓，那裡地方又寬大，又離著你與小儒的住處相近。班子裡該添置什麼行頭，什麼腳色，你與小儒做主就是了。況且那『奪豔樓』三字，正合六豔堂的名目，以寓他們初到南京，這六豔即為我輩所奪。」

小儒聽說，亦點首道：「他們既遠路而來，投奔五官，焉有不留之理。至於配搭腳色，須要斟酌，若似外面班子裡，不論老少，只圖人多，倒反沒趣。不如每行只要兩人，預備唱戲的時候替換著演扮，不吃力罷咧。雖說配搭的腳色，趕不上他們六人，亦要不差什麼。好在我們留著自家唱的；也不到外邊去，就是缺一兩行腳色配搭不上，亦不妨的。」王蘭道：「小儒卻想得到，總之交代五官同小儒去辦，他們看得上的人都可配搭。」

齡官聽了，忙道：「我們來的不止六個人呢，一共約有二十餘人。和我們總差不多的年歲，出京之時，本說定到了南京廠如可安身，仍在京中。不則，他們亦有去處的。要說腳色，有了他們，也不少什麼了。」王蘭道：「既是你們同來有許多的人，分外好了。我叫人打掃奪豔樓上下房屋去，你們今兒即可搬了過來。」玉兒聽得此地肯留下他們，又打掃園子裡讓他們居住，先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回身笑向齡官道：「起先我進來，就愛這園子裡的房屋怪曲折的，即想到我們住在這裡就好了。偏生留下我們來，這麼一座園子也很夠我逛了。」

齡官亦笑道：「你別要興頭過分了，又要惹琴官說你好多話。況且園子裡，太太們時常要下來的，那裡容得你我亂走。」玉兒聽了，臉一紅道：「你說的什麼話，難道有了琴官兒，不許我開口麼！」小儒笑道：「玉兒不須性急。明天我吩咐他們，不到園子裡來，讓你多逛這麼幾日可好？」又叫擺了酒飯，款待琴官等人，小儒、王蘭也在這裡吃了。飯罷，琴官等起身作辭，小儒即派了幾名家丁？同琴官等到船上去發行李箱籠各物。便與匆匆的回後，說與方夫人知道。內裡眾人聞得自家園裡有了班子，莫不喜歡。

到了傍晚，琴官等已至，又領著那二十多個孩子過來，見小儒、王蘭請安。小儒細看人眾，皆是妖冶動憐，甚為喜悅。即叫五官同了他們到奪豔樓去，安置琴官等六人在樓上居住，其餘孩子們都居於樓下。小儒又撥了兩名家丁過來領班。「如有需用什麼物件，你們到上頭領價，下來添置。每月班子裡的月費，亦照數去領。我知照奶奶那邊，添上這一款兒就是了」。安排已定，回到後面。

蘭姑正陪著方夫人在房內閒話，見了小儒進來，即問道：「聞得班子的人總來了，我們過一天須要唱回戲，看看到底他們怎麼好法？據你所說，較之平時傳進來的班子高多著呢！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忙什麼，既留下他們來，原是唱戲的。這幾日他們初來，多少物件尚未安置得定。我已想到，出月初旬叫他們進來唱一回戲，我做東道，請你和太太可好麼？你們早早的備下賞錢罷。」

小儒又問到二郎那邊，「送些什麼物件，你們查點出來，我好打發來人回去」。蘭姑道：「昨兒我和太太已預備了禮物，無非是送他家哥兒的東西。」遂吩咐嫗奴將開的禮單取來，送與小儒過目。小儒接過來看了一遍，自去寫就書函，一致伯青，一致二郎；又重賞了來人的路費，打發他次日一早動身。

過了一日，梅仙從祝府回來，趕著過去與琴官等人相見，即說到桂仙身上。梅仙道：「他也不算個人麼？我們在京的時候，同伙中也沒有人理他，因他相與的總是一班沒行止的人。後來不知那裡冒出一個瞎烏珠的部曹官兒，代他贖了身去。據聞鬧的丑聲遠近皆知，如今他也浪充起正經人來，可別叫我笑話罷！」玉兒聽說，鼓掌笑道：「我的哥？偏生今兒才會見你。我若早知道那小忘八的底細，還容他在京中立腳麼？雖然我今兒聽見你說了，也覺得心內快活些！」梅仙又問了問京中近日的光景。

從此梅仙，五官兩人，早晚總在這邊幫同琴官等人安排卜切。隔了數日，小儒即叫進他們來，唱了兩天戲。誰知這六豔堂聲名；播傳出去，本地紳衿人等皆備帖過來相借。小儒回不過的處在，只得叫他們去敷衍一番。人人稱贊，處處叫好，都說諸人中惟琴官為最。

琴官本來為人和平，雖不願意的所在，他總可勉強酬應。其次即推齡官圓融。只有玉兒他生性驕傲，稍有不合，當面就叫人過不去。人又恨他，又愛他，縱然玉兒在喜悅之時，人總不敢去和他十分親近。是以愈顯得琴官好了，加以色技雙佳，人竟以小花魁呼之。外面一傳十，十傳百的，甚至寶琴官三字無人不知曉，提及小花魁沒有人不知道的。

後來借班子的人家愈借愈多，小儒厭煩起來，爽性一家不借。推說他們有病，不好出外唱戲。人家見小儒不肯，也就罷了。暇時小儒和王蘭來到奪豔樓上，或央琴官清彈，或叫齡官演唱，漸漸將思念紅雲的心腸，冷淡下來。

光陰迅速，轉瞬臘盡春回，正是二月春和時節。一日，小儒飯獸，信步往奪豔樓來尋琴官閒話。走進院門，見那班孩子們在台基上踢球，見了小儒進來，都一齊走過請安，又爭著入內報信。小儒忙叫住道：「你們只顧踢球玩耍，我到樓上看琴官兒去。」有個孩子道：「琴官，齡官，玉兒都在樓上，王大人也在裡面呢。」小儒點點頭，舉步進內，只見王蘭和春官在明間裡對坐下棋，蘭官，鬆兒均伏在桌上觀陣。鬆兒指著一角道：「這塊棋腹背受敵，怕的不能活呢，王大人要仔細。」

小儒笑著走近道：「你們好樂呀！」蘭官回頭見是小儒，忙同鬆兒站過一旁，春官亦立起身來。小儒道：「你們不要動，我上樓去一走。少停也來和你們著一盤兒。」又對王蘭道：「我在各處尋你不著，那知你躲在這裡。」王蘭正拈著棋子在乎沉吟，便道：「你先上樓去，我就來。今兒我也沒見過琴官的面，據他們說在上面有事呢，不許人去瞧他，因此我才沒有上去的。」

小儒聽說，轉身上了扶梯，到得樓中，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俱無。琴官的房門掩著，小儒只道他午睡，方欲舉手推門，忽見窗櫺內透出一縷煙來，並非蘭麝，卻是旃檀香氣。小儒甚為詫異，即躡著腳，輕輕走到窗外，隔著碧紗向內：一望，見琴官端然拱立在桌前，桌上明晃晃的點了一對絳蠟，爐內焚著檀香，當中供了一件東西，是紅紙疊成的，上面隱有字跡。又見他倒身下拜，口內低低的禱告。小儒將耳朵貼在窗上，都聽不明白，暗付道：「這孩子做些什麼鬼鬼祟祟的事，看他這般恭敬模樣，又不是件兒戲的事故。」琴官拜禱已畢，起身在旁邊取過一包紙錢，在地下焚了，又長長歎了一聲，紛紛淚下。小儒看到此處，分外不解，忍不住咳

嗽了一聲，推門而進。

琴官正站在桌前傷心，猛聽得有人進來，很嚇了一跳，急忙將供在桌上的東西收起，揣入懷內。正待發作來人，抬頭見是小儒，不禁臉一紅，將點的蠟燭吹熄，又將香爐推過一旁，勉強笑著進前，意在請安。被小儒一把攙住道：「日前已經說明，我們天天要見面的，切勿拘於形跡，反叫我們不好常到你這邊來。」說著，便拉著琴官坐下道：「我來了好半會兒，見你焚香點燭的在桌前拜禱，未便驚動，究竟你做什麼？」琴官道：「我日前許下一願，趁今兒無事，還了願心，免得記掛著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不要騙我，那見酬願心的焚化紙錢？多分你在這裡祭祀。為人在世，慎終追遠卻是正務，何須瞞人呢？」琴官聽說，方知適才的行為，全被小儒看見。料想隱藏不過，未曾開口先歎了口氣道：「我也是好人家子弟，那裡好意做這唱戲的買賣，亦係出於無奈。人家子孫替祖爭榮，想父母在泉下何等風光。我們而今乾了這下賤事業，可知祖宗不是了賤的，怎好忘了父母生身養育之恩。不過憑著這一點誠心，聊甲孝意。」琴官說到此處，不由得又流下淚來道：「我提起來，即要傷心。別要說罷，我的心事惟有齡官與玉兒他兩人知道。齡官今日身子有些不爽，還睡著呢。你停一日，問他們去，就明白了。」小儒見琴官顏色慘傷，不便再問，難得有齡官等可詢，終久總要知道的，何必惹他悲苦，便用別話岔開。又坐了半會，見他終覺懶懶的，遂起身道：「齡官既然身體不爽，也該請個醫家來診治，我看看他去。」琴官送到門外，被小儒再三止住，方回房去。

小儒即向後樓來看齡官，剛走到明間裡，聽得房內有人說話，探身一望，見齡官倚在牀上，下身搭著一條大紅錦被。玉兒光著頭，坐在牀沿上代齡官拍打著兩腿。上身穿了件銀紅薄棉短襖；下罩水綠底衣，卻散著褲腳兒；足下趺著一雙鵝黃三鑲滿堆雪履。越覺得眉目如畫，令人可愛，口內噉噉喳喳的與齡官說話。齡官面朝外睡，見房外人影一晃，即推玉兒道：「你看誰來了，多分又是鬆兒想嚇著你玩呢！」

玉兒忙跳下牀沿，走出來見是小儒，笑道：「陳大人來了，因何輕悄悄的走來聽我們說話，幸而沒有說出你們什麼來。」小儒笑著，走進道：「我因玉兒素來嘴壞，怕的背後議論我們長短，特地來聽著的，偏生又被你看見了。」齡官亦一翻身坐起，意在下牀，小儒急上前按住道：「聞得你身子不爽，別要起來涼著，倒是睡著說話，很好的。」齡官笑著告了罪，仍然躺下。小儒親自代他蓋上了被，即一躡身，在玉兒的地方坐下。早有跟齡官的人，送上茶來。

小儒即問齡官有何不爽？齡官道：「昨晚脫去大衣，在樓口與玉兒多站了一刻，似覺身上寒噤起來。今早兩腿酸痛，四肢無力，想是受了點風。適才有累玉兒，代我拍打了一回，覺得鬆快了些。」小儒道：「現在天氣雖日漸溫和，究竟是春初的時候，或寒或暖，最，宜保重。何況你們身體生來柔脆，又初到南方，水土尚沒有服得慣，更易生病。」你可要醫家來診看，我吩咐人請去。」齡官忙搖手道：「我最怕吃那苦水兒，準備多餓這麼兩頓，明天自會好的。」小儒又笑向玉兒道：「你不要光著頭鬧玩意兒，若涼了腦袋；停刻就要嚷頭痛了。」玉兒笑道：「我倒不妨，不比齡官兒粉嫩似的身子，風兒雨兒都受不起半點兒。我在北邊，成日的凍著，也不覺得。」

小儒與齡官閒話了半會，即問起琴官將才的事故，「他說問你和玉兒總知道的。他有什麼未了心願？如此瞞人」。玉兒聽了，說聲道：「說也話長，他這樁心願，從未給人說過。蒙他看得起我與齡官，將前後隱情曾對我們細說。琴官自幼即沒了父母，只有兄嫂與他生母馬氏在堂。他父親在世亦是讀書未成，在本地一個大家訓蒙過活。馬氏本是大家使婢出身，因他父親彼時尚未有子，送與他作妾。誰知進了門，他嫡母即生了他哥子。後來生下琴官，才及週歲，老夫婦相繼而亡。不料狠心哥子，妒忌他的生母，在家終朝打罵。馬氏吃苦不過，在他父親靈前大哭一場，拋了琴官另行改嫁。琴官還虧他嫂嫂撫養到十歲，哥子即將他賣入班子裡。日久聞得他生母已故，只有當日他父親討馬氏回來時，有封庚帖，尚在琴官身邊緊緊收著。每每的背著人取出，哭拜一番，如見他生母一般。逢到時節，他即早一日齋戒沐浴，焚香點燭的祭奠，連我們都不去看他。這件事他最秘密的，今兒相巧被你瞧見，不能隱瞞，才肯叫問我們的。」小儒聽說，連連點頭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琴官尚是個孝子，卻也可敬。何妨立個木主，與這封庚帖供奉在一處，亦可早晚點一炷香兒，倒不好麼？」玉兒道：「他在班子裡唱戲，今東明西，那有定所。立了木主，反覺得累贅。不如一封庚帖，便於收藏。而今到了園子裡，又是人家的房屋，更不便立木主了。」小儒道：「那倒無礙，明兒你對他說，叫他請個木主，就供在樓上。我最不忌憎這些事，況且他既有如此孝心，益發要成全他的才是。」

齡官在牀上亦點首道：「玉兒，你將陳大人這番美意，告訴了他。讓琴官好歡喜著，免得逢時過節的，祭一回哭一回。」玉兒即跳起身道：「我就告訴他去。」齡官道：「你忙什麼？我要茶吃，好兄弟給一盞兒與我罷。」玉兒也不睬齡官，竟匆匆的向前樓去了。齡官恨道：「這孩子沒良心。他有了病，我日夜的服侍他，不離牀前半步。今兒他連茶都不肯給我吃。」說著，即便掀開被，欲自己起來。

小儒道：「你睡著罷。」便在桌上倒了一盞茶，送到牀前。齡官忙欠身接過，笑著瞅了小儒一眼道：「別要把我折煞了，現在我病病痛痛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這又算什麼呢！」將茶鍾接過，仍放在桌上，轉身見齡官上身只穿著薄棉鴨哥綠緊身小襖，外罩珍珠皮元色比甲，腰內束了一條淡紅色繅兒，下穿月白底衣。臉上略略黃瘦了一層，加以眉黛微顰，眼波斜溜，分外姣楚可人。

小儒看到情濃，不覺神馳道：「你身上薄薄的兩件衣裳，又不蓋被，若再涼著，更外難受。」便代齡官將被往上提了一提，又握住他雙手道：「你指尖兒都凍冰了，還要掙扎著起來。晚間須要多蓋一層，出身汗就可好了。」齡官見小儒握住他雙手，又低聲悄語的和他說話，不禁臉暈紅潮，回眸一笑，忙鬆脫了小儒的手，便道：「若被玉兒那促狹小蹄子看見，又要說多少話兒。」

小儒聽說，反不好意思起來，亦隨著齡官笑了一笑，正欲起身，早見王蘭和琴官等人都走了進來。琴官即至小儒面前道：「方才聞玉兒所說，心感不盡，只好容圖後報罷。」說著，眼圈兒一紅，意在下拜。小儒忙雙手挽住道：「你休得如此，使人不安。難得你一片孝思，誠為可敬。明兒你即立起木主，好得早晚侍奉，以盡你報答之心。」王蘭聽了，茫然不解，便扯住玉兒追問原由。玉兒細說了一遍，此時連蘭官等人知道了。王蘭亦點頭稱贊不已，又問了齡官的身體。

人眾正欲坐下，見家丁上樓來回道：「適才打聽得雲大人奉了恩旨起用，前赴浙江沿海一帶察看塘工，不日即至南京。」小儒聽了，笑向王蘭道：「在田今番來得甚巧，又有一場團聚，也好叫他瞻仰瞻仰我們六豎堂的人。」王蘭聞說，亦欣喜異常，便拉了小儒興匆匆的下樓去／尋五官、梅仙兩人說知此事。未知雲從龍此番重到南京，有何事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